

13256

遷談鹽海而察外林東

棗林外索

益官談遷孺木輯

張無夢誦謙卦

真宗召開元觀道士永嘉張無夢誦謙卦上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

甘泉寺寇丁題名

常州府城東北六十里甘泉寺寇準題曰庚午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僧院以詩板示之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又題于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因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過寺詩云翠影人疎度波光瑟々凝帝家金掌露仙署玉壺冰曉井侵星汲宵厨向月澄豈



惟觸肺熱。灌頂助三乘。題于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諷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煙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陳曙忠愍

桂林府城西陳崇儀廟。狄青征儂智高。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以死非其罪而祀之。隆興初。賜額忠愍。

斷碑

耒陽縣東五里。相傳武侯立石誓蠻。後狄青討儂智高。立碑其右。旋為雷轟。惟存斷碑。

宋三元

孫何字漢公

王曾字孝先

楊寘字審賢

馮京字當世

程珦除妖

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忽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其鄉人迎之。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知州程公使詰之。對言遇潯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流去。土人方信其妄。珦字伯溫。以知漢州致仕。年八十五。先自撰墓志。止叙系歷。末云。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勲勞可以

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摘。為幸多矣。嗟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誌銘。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美過譽。徒累不德耳。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少違遺命。是不以吾為有知也。

趙元昊

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即為節度。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為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毋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趙善瑤自警篇

張元昊

張元昊。吳皆華州人。又姚嗣宗亦關中人。俱負氣倜儻。有縱橫才。嘗薄游塞上。有經略西野意。邊帥莫之識。遂投西夏。為中國患。張吳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

韓琦

任福好水川之敗。史謂韓琦令之。耿傳戒之。而諸將乘勝輕敵。陷伏中。然以死報國。亦可稱也。是真文吏常談。烏足徵哉。元昊初敗劉平。石元孫亦以是術。凡善戰者。必以輕兵先合。待其衰。而以重兵壓之。奇正相生。固也。宋以文吏為大帥。畏戰。往。匿城堡中。而以兵命諸將。擇一官高者。主之。使代帥監兵。假帥權輕。莫能相制。以禦大敵。其敗固矣。自韓琦至。張浚皆然。獨賈似道。曾蒞舟師。而素失衆心。見陣

動先奔卒以喪國。夫師旅繫國之安危。不可以付文儒。而司其事者。果可不自決而諉責于人。也哉。

李縝

鉅野李縝伯玉。官福州通判。自号萬如居士。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于世。曷若無欲于己。與其爲人所賤。不若以賤自安。

明道子婦

章氏子與程明道之子。皆王氏壻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嘆曰。豈有生爲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遣之。章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偽書

葛忱偽李太白書。丹陽高述齊安潘岐偽蘇東坡書。

東坡

蘇子瞻謫黃州。号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也。晚又号老泉。老人以眉山先翁有老翁泉。故云。葉夢得石林燕語。

東坡寫竹于南安寶界寺壁。韓侂胄之黨。亟之載以巨舟。欲獻之韓。至錢唐而溺。張東海集。

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

被逮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朱文公與廖子晦書

黃山谷夢太白

黃庭堅謫蜀夜宿歌羅驛夢李太白相見于山間曰余往謫夜郎時即于此聞杜鵑作竹枝三疊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無有也請三誦乃得之。一云一聲望帝花片飛百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二曰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下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三云命輕人鮮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泣杜鵑。

黃山谷綠菜銘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菽。蛙蟻之衣采。盈掬。吉蠲饒澤。不溷沙磔。芼以辛鹹。宜酒宜餼。在吳則紫。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按此銘末句。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琰。字美玉者。髫髻資穎嗜學。蘋蘩綫纈。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安張閭少卿出守眉陽。聞其才。納為冢嗣。子履婦。炎玉日遊心於編簡翰墨。平生游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酒酬倡。格調閑雅。久而盈篋。手自叙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室。於山谷為姑葦。子履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為信。山谷珍其品。以詩謝之。末句猶古女校書之褒云。此見紹興甲戌知縣徐宏中跋。

劉藻

閩縣劉藻昭信嘗解易有曰見險而止為需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變為蠱

蘇程子孫

蘇軾子孫在六安程頤子孫在英山楊循吉廬陽客記

游師雄論廟學

武功游師雄景叔張橫渠先生高弟舉進士第一為儀州司戶參軍佐郡有善政廟學在城西北隅師雄曰西北天地嚴凝之氣可以右武不可以興文是不可不遷遂遷于東南平涼府志

禮部韻畧

禮部韻九千五百九十字禮韻續降增一百八十三字禮韻補遺增六十一字毛晃毛氏韻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淵平水韻增四百三十六字黃公韻會增六百七十六字統計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字

楷隸五經

宋刻五經正義以趙安仁善楷隸留書之

儼宅借書

宋次道家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儼居其側以便借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儼直比他處為倍

宰相惜才

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文忠薦士稿。陳密學章稿。范文獻手記。虞忠肅翹材館錄。

歐陽修

歐陽公臨終戒子孫曰。予生平以功業文章力詆浮屠。一見顯師始知性命之與。方將研究而未逮。命已爲之奈何。汝輩宜自勉。無令後悔。吉安舊志

司馬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

周子太極圖傳于鎮江鶴林寺僧壽涯。

耆英會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府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令閩人鄭奐繪像。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河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太常少卿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秘書監致仕劉幾字伯壽。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

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大名府王拱辰字君貺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字君實年六十四。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秋兼謨故事。請入會。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以次為會。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邵氏聞見錄。

遼史國語解

霞瀨益石烈 鄉名諸官下皆有 彌里 鄉之小者 常衮 官名 石烈辛衮 石烈官名
 彌里馬特本 官名後 大迭烈府 即迭刺部之府 集會塢 地名 九奚首 營帳名
 撻馬狝沙里 撻馬人程也 梅里 貴戚官名 抹里 官府名 瓦里 部皆致之
 夷離董 統軍馬大官 夷離畢 即參知政事 阿點夷離的 阿點貴稱夷離的
 阿主 父祖 暴里 惡人名 神速姑 宗室人名 旗鼓拽刺 拽刺官名
 阿廬朶里 貴顯名 撻林 官名 選底 主獄官 楚古 官名掌北 捩褐耐首 大
 三剋 統軍官猶 北剋南剋 掌軍官名猶 炒伍倆耐 戰名 虎斯 有力
 林牙 掌文翰官 牙署 世燭名俱官 馬步 官名 所房 部工 評穩 諸府監

藝節歲時雜禮名瑟柳祈雨射儀敵烈麻都官掌禮莫弗訖諸部酋長稱又云莫弗賀

乃捏伊呢正月朔旦押里尉音押頗二月朔陶里樺上巳日射兔節討賽伊呢重

必里遲离重九日賽伊呢奢日辰耶魯益與益慈窩篤

梯里已諸部下官後陞司徒達刺干縣官後副使麻都不後陞令抹鶴瓦里司之官

敞史官府之佐吏思奴古與敞史相近葛兒罕漢北君之稱先離撻覽奚勃海等國官名

令穩官名孤穩玉女古金胡木鑿名白旣白鷺羽為網撒刺酒樽柢桓官衛門外行馬

得失得本孝忒里蹇遠皇太后稱可敦突厥王后雜丁黃幼為黃言軍中雜幼弱以疑敵

算幹魯朵莽腹心拽刺也吐里官名楫拙犀千歲蛇角堂印博采之名

金史國語解

都勃極烈漢之冢宰諳版勃極烈尊國論勃極烈優禮自由移賚勃極烈三任第

畏勃極烈陰陽之官胡魯勃極烈統領阿買勃極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極烈迎近之官

迭勃極烈倅貳之官札室哈勃極烈守官署者幹里朵官府治事之所禿里掌察部落之詞訟

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諸兀詳穩邊戍之官烏魯牧圍之官諸移里董部落壅若之首領

孛論出胎阿胡迭子骨赧季子蒲陽温幼子益都次第烏也第九女魯歡第十

散亦孛奇男子撒荅老人什古乃人保活里侏儒撒合輦黑名阿里孫貌不揚也

按荅海客之稱山只昆舍人荅不也耘田者阿土古善探捕者阿里喜圍獵也阿合奴人

拔里速角獸戲者阿离合憑臂鷹者胡魯刺戶長謾都哥痴呆之謂石哥里漫溺之疾

兀术頭粘罕心盤里合將指三合屬牙吾塔瘍蒲刺都疾目畏可吾亦可

辭不失酒醒謀良虎無賴之名烏古出猶言再撒八速迪古乃也訛赤席寬

兀典明星阿隣山太神高也哈丹山上阿懶陀斜魯忒隣而峻烏烈草

按春金銀木可珠幹論生閣母釜斜烈及婆羅者樵活女罐沙刺衣

沙忽帶舟蒲盧澤布囊阿里席盆活臘胡色桓端松阿席里子孰輦蓮

活离罕羔合喜犬訛古乃犬有斜哥鼠蒲哥山窩謀罕鳥胡刺突

完顏姓兀顏姓顏盞張納刺康夾谷全裴滿麻烏古論商紇石烈高

徒单杜蒲察李石抹蕭興屯曹移刺刘幹勒石女奚烈郎温迪罕温

孛术魯魯尼忙古魚阿里侃何幹准趙阿典雷烏林答蔡古里甲汪

吾魯惠僕散林术虎董温敦空。奴申和睦賽里安吾里補畜積之名

遼制

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受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敕故官有知頭子事

北樞密院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离畢視刑部

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族林牙

修史書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北南院以牙帳在大内帳殿之南

北又有承應小底局

遼諸帝鑄銅像在大同府華嚴寺

勘箭車駕遠歸閣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宮

堂帖食穀之次。大行出殯，羣臣以穀羊祭於路，名曰食穀之次。禩祭凡出征以牝牡廐各一祭之，曰禩，詛敵也。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曰七旦。娑陀力旦平聲，雞識旦長聲，紗識旦質直聲，紗侯加濫旦濫聲，紗臘音應聲，般瞻五聲，侯利筭斛先聲。遼俗東向尚左，御帳東向，遙輦九帳南向，皇俗三父帳北向，東西為經，南北為緯，故謂御營為橫帳。

張舜民使遼

舜民使遼，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元祐黨人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黜元祐害政之人，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改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勒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廡，永為萬世戒。又詔臣京書之，頒示天下。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奸黨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燾、蘇轍、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安濟、劉奉世、范純禮、陸佃並元祐、黃履符、張商英、蔣之奇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勗趙君錫孔文仲孔武仲馬默錢勰

吳安時朱之純鮮于侁趙彥若孫覺趙高王欽臣孫升李周王份

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覲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

張問楊畏陳次升鄒浩謝文瓘並元祐岑象求周鼎路昌衡董敦逸

徐勣上官均郭知章楊康國葉濤龔源朱紱葉祖洽朱師服並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秦黃庭堅晁補之吳安詩

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司馬康宋保國湯或黃隱畢仲游

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卜李格非陳瓘任伯雨

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郭朱光裔蘇加鑿夫王回呂希勣吳儔歐陽中律

並元祐四十九尹才葉仲李茂直吳處直商倚李績中陳祐虞防李祉李深

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蒞葛茂宗劉渭柴衮李斯趙天佐衡鈞

洪羽素公適馮伯樂周誼孫宗范彙中鄧考甫王察趙岫李傑李貫

封覺民胡端修石芳趙令畸郭執中金極高公應張集安信之日策

吳安遜周永徽高漸鮮于綽張夙呂諒卿王貫朱紘王古蘇迴檀固

吳明梁安國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韓浩

种師極郁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正梁寬呂彥祖沈千曹興宗

羅鼎臣劉勅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黃俠正許堯甫楊肱全

梅君俞胡良寇宗顏張居李修冷純熙黃才高道恪林膚葛輝張溥
曹輿侯頤道周遵道宋壽岩王公彥王交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
楊懷寶倪直孺蔣津王守劉元中王陽張俊民張裕陸表民葉世英
諸潛陳唐劉經國扈充張恕陳升洪芻周諤蕭剋趙越滕友許瑞卿
江詢方造李昭玘向訓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彭醇廖正一李
夷行梁士龍 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李付 王獻可胡田馬田馬稔王履趙希夷

郭子旂任璿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愚王庭臣吉師雄潘滋李玩

吳休復崔昌符高士權李加亮劉延肇姚雄李二基 並元符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綽譚宸寶錢黃卿從
趙約馮說魯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彥臣闞守勤

李偁王紱李穆蔡光明王化基王道華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

並元祐 爲臣不忠二人 王珪 元祐 章惇 元符

右今准尚書兵部符脩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崇寧四年二月日
明上虞倪元璐題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
欽寶錄矣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人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
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若與君子同禍石工安民
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蒲宗孟侈汰

宗孟性侈汰。每旦割羊十豕十。燃燭三百枝。日盥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大小澡浴之別。一浴至湯五斛。

章惇

章惇從哲宗。駕至成臯。陷泥濘。踰宿而行。陳瓘奏之。詔落僕射。知趙州

程子

程頤涪川之行。族子程公孫門人邢恕與有力焉。御史楊畏攻呂大防甚力。頤自涪歸。過襄陽。畏在焉。事師甚恭。伊川墓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絳范域孟厚尹惇。薄暮卻溥出城。附名焉。

割地

熙寧八年。詔韓縝割分水嶺以北地界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其後契丹復取南不耕地。臨鴈門。遂啟用兵之釁。夫分水嶺之割。今不可攷矣。然嘗登鴈門。踰夏屋。極目于勿注廣武之間。而知陘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南據脊則利歸山南。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此地也。不然。則彼以射獵畜牧爲業。每空千百里。以養獸。而頤獨拳。於此三十里耶。宋之神宗。可與有爲。今其言曰。所爭只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場。連阡彌望。虜所不爭。隘塞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望矣。神宗但喜其道路不遙。而不究域民

之大限，斯惑也已。山西通志

易地

宣徽南院使郭達鎮鄜延，夏人欲以塞門安遠，易綏州，達言非先交二塞不可，遣其屬與夏使議，惟言塞基乃寢其請。

五經及第

黃州別駕黃泳，方五歲，書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句，泳應聲曰：不騫不上，以崩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歷見後嬪，爭以金錢果餌遺之。越五年，賜五經及第。

趙精獻公抃

建寧崇安縣崇溪，貫于中城，達于南郊，逶迤十里。趙公所鑿，時撒徙民居，或讙怨之。清獻諭以詩曰：撤屋成河怨亦多。百年恩在怨消磨。

張磻

羅源張磻，渭老知臨江軍，隣郡臨川有清江渡，產紙，部謀誤為清江縣，下郡日抄餘紙三萬，磻申省辨之，援坊州杜若為比，得報罷。

林慶老

政和五年乙未，古田林慶老進士第，唱名時，徽宗頷曰：少年臣子，何

以老稱。御筆塗其老字。

陳軒

甌寧陳軒嘉祐八年進士。歷知福州。卒年八十一。暮年嘗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踰七十。法不應杖。遂聽其贖。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呼入行法。即斃杖下。吾今未嘗不以自咎也。

六柳先生

長汀王宗哲廷俊。初調南豐簿。歷泉州理椽。韶州教授。潮陽丞。終于灌陽令。手植六柳堂前。号六柳先生。年八十一。

孟子弟子從祀

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封孟門弟子。樂正子克利國公。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伯。子叔承伯。宋史京東路有豐縣承縣。承即今嶧縣。

李寧畫

高麗李寧善畫。嘗入朝。徽宗以一奇畫示寧。曰。臣之筆也。上不信。寧拆其裝背。果有其姓名。

江贄

崇安江贄叔圭初遊上庠著名易學父死廬墓築石峰山巔政和中以八行徵三聘不起時少微星見遂賜号少微先生嘗取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約舉其大曰節要終隱邑之廬峰

陸棠

楊龜山壻陸棠初見先生容貌莊整端坐不動每來必然以此善之一日引入書院坐久忽報有客先生出迎棠凝坐如故宅眷壁窺之大致驚異棠去後家人以告先生愈喜以女妻焉建安四年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中賊平械棠付行在道死

並無建安年号或不足信

徽宗別號

徽宗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羣臣上尊號曰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蔡條國史後補

徽宗著大觀茶論云首地倒生之類不一蓋卮木向下而尾向上也然以茶而先穀粟絲枲木其舛乎

宣和六年將與金伐遼十二月陝西地大震初命郎中黃潛善往視匿不以聞擢戶部侍郎汪伯彥代之涇原等州人民流離第令所在賑恤而已及期又大震伯彥往視亦報不為災伐遼遂決卒以敗宋

者二人也。以報不寔，故史不詳。此見岳珂程史羣書淵海。

欽宗在虜營，有批字取應用物。未云且煩應付，仍書名押字。又令王宗沔持批賜大尹王時雍云：某之宗廟公等所懼，勉事新主，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搬來，以為渡河之費。又齎到御批祖宗勅業凡二百年，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相保，痛哉！皆因諸公相悞，煩內藏假錢一百貫收買下項物出京應付，幸甚幸甚。

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諸寨問佛法大意，甚喜，約以北行。僧告歸治裝，比還寺浴畢，登座別眾坐化。人咸異之，虜遣二十一人持香入寺供佛，賜金千緡以葬。徐夢莘北盟會編

北變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門仕族，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餵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不聞一錢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微有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綉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襯以敗蓆。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伎，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綉綉，往々餒病相枕而死。

輸幣

欽宗末，輸金國帛十萬，沙縣鄧肅以鴻臚主簿使虜營，留五十日，見

虜分幣自粘沒喝以下至于步卒各分絹五十疋計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準則盡虜之數不過十六萬餘況或陣亡或疾病或以事還或隨軍供戰具其得絹亦與粘沒喝等以諸色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之正兵不過八萬當其分也數全物異金人得錦渤海淨綾契丹得禪襪之類而九州所得者襍色而已肅又言于高宗云外夷之巧在文書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故遲太祖太宗之時法嚴令速事簡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渾一六合自是厥後諸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策繁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日繁而政事日益緩也北宋會盟編

李若水

宣和壬寅李公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曰闕大王有書公駭甚視其緘云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闕雲長押詰所由民曰夜夢金甲軍告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着鐵冠道士索取闕大王書與李太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此公發書其中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恠即火之作詩記之曰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吾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空虛公後果貴顯卒踏圍城之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于石郭象睽軍志

李忠愍衣帶中詩云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破碎一身危功名誤我

等雲過。歲月驚人。和雪飛。每事恐遺。千古歎。此身甘與衆人違。思量
惟有君親重。血淚紛。染客衣。若水母。氏康王使金。畏其反
覆。潛歸。道曲周經。母莊飢渴甚。向母索飲。母延入。問官人何來。王曰
吾為商于磁相間。為金兵劫擄至此。母曰。官人非商賈也。適有胡騎
來追。問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給之云。已過此兩日矣。追吏舉鞭擊其
鞍道可惜。遂回去。大王且寬心。因進酒食。王問其姓氏。泣不言。
再三詰之。母曰。妾之子李若水也。死于虜。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
磁相在邇。有宗澤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勉之。因出
金銀數兩。獻于王。受之。相泣而別。

太學生祭李若水文。曰。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太獄必蹶。公
人中龍。肯臣犬豕。賊據林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于是
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欲贖清卿。人萬其身。萬人何多。一
世猶輕。吾將提長劍。而登太華。扶浮雲。而問蒼天。惟泣盡而繼之。以
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

還鄉橋

徽宗北狩。經豐潤縣西石橋。見河水西流。忽動鄉思。曰。吾為亂世之
主。後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京矣。因不食而去。今名還鄉橋。

泥馬

寧津縣北十八里大柳店。高宗為康王時質於金。後還中途馬斃。適野叟牽一馬謂之曰。此馬可乘不可飲。行至店北馬渴不可制。入灣飲水。頃之遂成泥矣。迄今相傳云泥馬送康王。寧津縣志
康王泥馬。延津縣南一里。飲水即灘化。今地名馬灘鋪。延津縣志

李張高第

夏主李遵頊。先是狀元及第。

張邦昌元符三年庚辰甲科第三人。建炎元年邦昌伏誅。削其名籍。陞是科第四人福清林適為第三。

蔡京死後四十年遷墓。皮肉消化。獨胸上隱起卅字。如鐫刻所就。

范宗尹

范宗尹自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即以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年三十自漢董賢以色幸。年二十四為太師。其後宰相之年少。未有如宗尹者也。秦檜北歸。宗尹力薦。徐學謨春明稿。

閻勅奉太廟主

涇州閻勅為主營步軍司。金人南侵。勅先守洛陽。奉太廟神主歸于

臨安。平涼府志

張仲熊乃叔夜之子。後事劉豫。

宗澤

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于澤。及中原克濟而高宗無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者高宗親弟也。黃潛善汪伯彥輩輒謂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其權耳。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

宗澤遺表云。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闕之意。魂魄將離于形體。精忱願達于冕旒。神謝伏念臣猥以樸忠。受知淵聖。自困躓羈窮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坐陳密計。俾臣同八規。并前後訐謔。繕成一冊。隨表囊封。投進以聞。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南相

舊制御膳進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上即踐。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巡幸東南。駐蹕郡縣。兵火之後。屋宇闕隘。雖久住亦不修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宮嬪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于國帑。侍妾歌童極于美麗。每享客肴饌百品。遇出則廚傳數十担。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贖行百二十合。以朱漆銀鱗裝色一致。蓋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柅家三妾有殊色。名聞一時。柅死。呂用數千緡得一号三孺人寵嬖之。且專預外事。

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七十矣趙鼎起于白屋有樸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為驕侈別起大堂環植奇花嘉木堂之四隅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則四爐焚香煙氣細縕合坐謂之香雲及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之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宦寺日費之數不勝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庵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朱文公集

郭義童

紹興十三年旌莆田郭義童孝行立雙闕于前飾白間朱植所宜木

龍可趙九齡

初龍可伯康遊京師葦飲市肆方叫呼大噓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與伯康雅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之共飲時次張父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無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詎諧縱謹箕踞傍若無人次張心異之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取弓扶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頗自心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技至此乎伯康曰此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運不

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而指其地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兆。因嘻吁長嘆。悲不自禁。後三年言果驗。中原流離。自是伯康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必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若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不之信。已而虜兵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相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豈能落人計中耶。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亦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竟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州地。故將岳飛隸籍軍府。次張識之於行伍。言于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傍徨江上。莫知所適。且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于趙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其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阻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以死。昔叅政周公葵。屢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何故。喜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談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倉卒萬變。排難解紛。此等殆不可少。吾儕身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誤國事之無成也。烏

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為人而惜其屈，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亂離之際，往，奇才輩出，斬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氏者。記事之文可少哉。

太平樓詞

紹興和議既成，義烏黃中輔槐卿題太平樓詞曰：瀝血為詞，披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劍，欲斬佞人頭。自恨草莽無路，望九重如在瀛洲。興長嘆，無言耿耿，空抱濟時憂。休，真可恨，才如李廣，都。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臥鼓，誰知老子龍鍾。問誰可邊籌未建，恁太平樓黃笑中禍。晚号伯高居士，有類稿十卷。

岳飛

岳王題翠岩寺詩：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外，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散，沙漠羣凶定破私。行復三京迎二聖，金酋席捲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云：湓浦廬山幾度秋。

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林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語東山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饒州魏石山詩：魏石山前寺，林泉勝景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雨釋民憂。

送友人詩：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去國力全身，聖主恩。

貴池縣齊山詩。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小重山調云。昨夜寒蛩不住鳴。夢回千里

已三更。起來獨自繞堦行。人悄、林外月籠明。白首為功名。舊里松山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五岳祠盟記。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三百餘戰。雖未能遠入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使匹馬不還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刻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廷。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岳某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余駐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寮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功殄醜。復三京迎二聖。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題

東松寺題記。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

練。并幕屬隨嬉馬。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初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

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烟薨。勝景瀟灑。寔為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

嵩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復得至此。即當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

永州祁縣大營驛題記。權河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斌。自桂嶺平蕩。

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塵。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宵旰之憂。此所志也。碩蜂蟻之羣。豈足為功乎。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七日

孝宗朝。復岳飛官。謚忠愍。淳熙六年。改武穆。寧宗嘉定四年。封鄂王。理宗淳祐六年。改謚忠武。制曰。李將軍口不能言。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若猶生。取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採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

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永久。理宗既改謚忠武。已

太學中。復驚岳氏降為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請謚忠文。廟曰忠顯。贈岳雲救絳侯左袒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辨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才為世傑。稟名父之勝筭。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覩白日。慰忠魂于拱木。新戎鉞于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銜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

軍節度使餘如故

使金 棄地

使金得返者洪皓朱异張邵其不返者陳過庭聶昌國馬林滕茂實
崔從魏行可郭光邁

建炎初河北失恆代汾晉太原等郡河東失懷真衛濬等郡符離師
潰僅失新復之地揚楚濠泗尚列戍相望聽湯思退撤唐鄧之戍

趙鼎上實錄

趙鼎上神宗寔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自後進書

率如此例李士英北朝名臣錄

譚遷曰即范冲朱墨史以丞相上之也

秦檜

金人張師顏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

秦檜嘗為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酢過密与之同飯

于翟奇之後胡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

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下無敢議惟秦檜抗論

康侯益義其人力言于張德遠諸公前後檜自虜中歸朝與聞國政

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返論國政康侯有誦掖經掖經筵之召

則秦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

故以老病辭後秦做事大踈脫則康侯已去世矣朱子語類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乙丑進士梁勛伏闕上書言此事送遠州編管
丙寅詔曰諱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
渝定議耶放翁集云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陳乞舊所得恩數
之未得者自稱沖真先生王佐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號執政不
能聽後王氏死竟奪先生之號

連南夫

和議初成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知循州連南夫賀表云不信亦信
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
由是得罪。

歲款

真宗景德元年遺遼絹二十萬匹銀千兩於雄州霸州安肅軍置三
榷場仁宗增至五十萬

徽宗宣和甲辰遺金人絹二十萬匹銀二十萬兩綠礬二十萬斤栲
栳例五番軍送又代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百萬貫並要燕京土產
高宗紹興壬戌初諱和歲銀絲絹各二十五萬匹兩

孝宗隆興歲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絹十二萬匹重十兩浙絹
八萬各九兩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千兩銀器萬兩綵段千
匹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覲香茶藥物菓子幣帛襍物等不與焉

外遣從使禮物又倍之。又起發正副使土物之費。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副使四百貫。銀絹同。又公使合樂守錢。上節十五金。絹十匹。中節各十。下節各五之。又朝鮮回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二十五金。并腰帶笏馬。回程茶藥各二兩。銀合泛賜在於外。

宋先陵

談遷曰。方庭實之哭。陳禮部之飾奏。並觀自見。

紹興九年。方庭實為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謁先陵。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秦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忤檜。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昭永裕秦陵。初無損動。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墜裂。損枳橋柏株。

酈瓊

宋將酈瓊降劉豫。及豫廢。從宗弼。兀朮南侵。嘗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免胄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裨將。是以知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起耶。時以為確論。瓊降金。歷武寧軍節度使。

次子權字子輿家安陽号漳水野翁能詩文金天定十年進士官著作郎權子復亨大和丙寅進士官編修

徐神翁盜行

徐神翁鎮戎軍人今平涼鎮原也人謂之徐賊少為盜取人財物必遺留有道者聞之以為可教以修煉飛昇之術居潛夫山洞中建佑德觀今北城有址焉後召見京師居天慶觀即宋史攷之可知已鎮原大抵多盜是亦神翁遺風云

南渡奢侈

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或賜至一二百金

賜楊沂中存中手書 見家藏石刻

近降親筆責卿破賊以卿忘身殉國必能體朕此意今聞逆鱗親統賊眾衝突廬壽是天以此賊遺朕俾卿首建奇功之時也卿其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副朕平日恩顧之厚不可失此機會以遺後患故此親筆卿宜知悉

連日聞破賊已從霍邱謀渡若有舟

舡必不多軍行老小想非一日可過料卿軍之速必能及之若淮水有淺處可以徒涉而過則王師亦可涉過淮追擊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即日可稟張浚審度事勢併力前進是卿收大功之日也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眾請姑視政檄觸事無聊悲傷可述卿

朕之心腹義均一體。懇惟痛憤可同切於懷。宜思奮揚雪吾大恥。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欲誘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虜或遣騎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隙約定合力並舉以保萬全。覽卿奏已渡江駐兵泗州。比得韓世忠報提兵往淮揚。卿可審度事機。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當以體國為念。勿分彼此。岳飛近奏留王貴等在蔡州已過順昌由淮西前來奏事。俟有定議即報卿知。得岳飛奏措置班同共相度如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如未可亦須駐軍相近聲援相接勿致為賊所窺。卿可急遣人与飛與錡議定。卿軍所向庶不失期會也。張浚初二日發火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卿可星夜躡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住滯有悞。具知委奏。四月申時付沂中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兵淮陽城下并捉獲淮陽告急。天使稱已乞兵東京南京極力來援。卿可与世忠期約擇利策應毋失機會。初遣卿行与岳飛合力。今飛方赴行在奏事。世忠現已出師。國事一也。不得輒分彼此。親札諒悉。覽卿十一月奏前去徐州与韓世忠相為聲援。兼欲到徐親見世忠議事。深見卿忠純體國在淮陽西北虜人來援恐先犯卿切須明遠斥堠常為大敵之備。仍与世忠勢力相倚進退豫相期約勿各自為前却皆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密告。

以專遣卿竭力應援或令協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諒宜體悉

元本復窺濠州朕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浚皆於濠州附近尅期出

戰卿等各體此意卿比之他人更宜為朕出力想不待朕言也曹勛

想已到軍前卿家中朕常使人照管報卿知十日比報偽兵節次

渡淮已令光世張俊併兵破賊卿等各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

眷待之意策勲第賞朕不敢吝故此親札卿可悉之以上俱付沂中

楊文、字二件付卿可仔細看其間曲折同張去為面說卿可熟思

合如何處置却令奏來本欲召卿面議恐彰其事所降文字都送來

楊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指揮以下付存中

和州賊遁去已降指揮令李顯忠追襲可速追人去與顯忠協力可

惜不勦廖繼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追趕

若收買堪好可修作戰船者百姓海舟亦可買二十隻或三十隻造

船匠人並和僱百姓不須役軍兵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料要在此

處江內擺泊若先要錢收買板木便來請每舡載甲兵五十人棹梢

在外只可用克敵弓、弩可差人於平江府計會蔣燦友如無錢候

人回自別來理會餘貼數錢御前貼請

右武大夫果州團練殿前司後軍馬使潘真於今月初八日忽患啞

中不省人事此是風熱祛風丹三十粒只作兩服用生薑汁少許調

成膏用米水化下冷水大盞內并蒜共半盞來服之看如何若省人事速來道切不可灸之必死

己令朱夏卿支銀三萬兩付卿等第支散隨李橫出戰傷中人并陣亡人家屬卿可躬親逐一支賜仍予細契勘所失亡人數并鎮江見在人數密具奏來

卿以心膂之寄盡護諸將乃遽形懇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指畫惟委付為荷若有不率令者具名以聞復不可敬情容庇也除軍事外不得再有陳情付存中

高宗宸翰初傲黃庭堅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奏恐緩急或致亂真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書

思耕亭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城之西北隅有亭曰清暉扈山東嘉陵江已廢為新之鄭剛中易名思耕亭記之曰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余實有感于斯亭夫嘉陵之原發于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繞漢關循岵而出力不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于亭下又順流入閬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灑灑逆數至漁關之樂水号石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

襍亂於諸灘之間。米舡相銜。且晝犯險。率破大竹為百文。有力者十
百為羣。背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
其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脂膏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晝頻
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塞卒十萬。今皆
橐弓捲甲而臥。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闕外。率以平歲為準。不計狼戾。
第得粟一鍾。即減漕渠三鍾之力。此當道臨流。所當深念者云。
按秘監何昉。作剗中墓誌云。闕外四州。及興府大安軍。行營田之法。
所營至二十頃。除糧種分給外。寔入官十四萬千四百十九斛。而餘
所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斛。不在焉。始知忠愍思耕
事不虛作。

宗杲

佛日大師宗杲。每往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
嘗謂張子韶九成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辨才。前身
應是坡耳。江鄉志。袁宗道曰。考杲師生七年。坡公方卒。此恐未是。

陳亮

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載中蓋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
暴死。疑食厚味有毒。已下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歐呂天濟。且死
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寔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
歲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寃。得免。未幾登第。

陳同甫王道甫合墓誌銘

葉水心集有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二人合作古未有也略曰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光宗策進士第一授建康府簽判未至官卒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由一第薦授藉田令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又知興化軍罷官卒葬仙壇山北之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于叔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美過在強也同甫得毋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志二人俱志復仇是以併誌使兩家子弟刻于墓焉若世出則碑陰叙之

地理

朱伯起酷嗜地理葬妻大芙蓉山云後百年當驗著陰陽精義二篇論原起乘止尤詳葉水心序之曰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粮行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古人改姓名

漢書劉文伯即盧芳運期曜即梁鴻三國志馬忠即孤篤

晉書李辰即張昌劉尼即丘沈

唐書楊守亮即訾亮李國昌即朱邪赤心李寶臣即張忠志李忠臣

即董泰李抱玉即安重璋李全畧即王日簡成汭即郭禹楊守立即胡弘立又改李順郎

五代史殷崇義即湯悅朱友、即康勒

李紹虔即王景球李茂貞即宋文通李紹冲即温韜李紹宏即段凝李紹安即袁象先李繼鵬即閻珪王宗阮即文武堅王宗滌即華洪朱友恭即李彦威朱繼岌即桑弘志王德明即張文禮李繼鱗即朱友讓李繼琛即康延孝孔循即趙殷衡李紹賢即房知温宋陶穀即唐彥謙趙保忠保吉即李繼俸繼遷李繼昭即孫德昭李良嗣即馬植李繼弼即董彥弼朱說即范仲淹鄒訢注參同契即朱熹蜀才注易即范長生

朱元晦祭開善道讓禪師文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語、不出于禪、我于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事、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証、恭惟吾師、具正徧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窺、

朱晦翁少年不喜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靈、一著、年十八請學、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留心舉業、及搜其篋、只大慧語、

錄一帙。晚年作道謙師祭文。自悔其浪自苦辛。恨不速証。或問晦翁。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答云。是他高似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這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佛書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之類。皆妙。故前輩謂孔孟所不及。又金剛所謂降服其心。非欲遏服此心。謂盡降服世間一切衆生之心耳。劉元城曰。孔聖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量。其次第若出于一。第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空空之之道。微開其端。又云。假若無三綱五常。則人無唯類矣。豈佛之心乎。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佛氏不得力。徐氏海隅集

八仙

鍾離權 呂巖 俱唐中晚人。一云鍾以裨將。從周孝侯處。敗于齊萬年。逃終南山。遇東萊王真人得道。至唐始出度呂巖。

藍采和亦唐人有踏歌以常衣藍衣故名。

韓湘文公之姪。

何仙姑零陵市人。呂巖啖以一菹。僅食其半。遂不飢。仙鑑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非何仙姑也。仙姑何姓者。開元中已化去。合在純陽前。

曹國舅或言丞相彬子。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家。云水抵黃河。

以金牌抵渡。值純陽見之。而授以道。

徐純翁宣和間海陵人。

跛者李孔目尤荒唐。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者。或云諱元。唐

開元中於終南山學道。陽神出舍。為虎所食。得一跛丐者。新止附其屍。以起大都委巷之語也。

日本僧記藏經

羅大經嘗於鍾陵遇日本僧安覺。離國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叩頭佛頭前。祈佛陰相。已記藏經一半而卒。鶴林玉露

貧約

汙開之字元思。金華人。貧約云。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僱僕。從不喜收買。不趨人情。不作襍書。不為假借。不轉懇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

朱文公

文公父松。葬政和縣寂歷山。母祝夫人。葬甌寧縣天湖之陽。分葬。吳壽昌曰。朱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錄雜說。舉輒成誦。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先生每愛誦。屈原離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朱子語錄

深衣制度

文公編家禮。深衣制度。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而秦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體為法。至于造木之條。謂

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注五寸五分弱。溫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之，正是七寸五分弱。此即二說同出于一說，不能歸一。况諸家有異同者乎？不肖往在禮院，因更造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于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得之，其制作極工。然較諸周尺省尺，又微有強弱。廷議以玉尺歷代嚴傳，蓋久。尤有據。遂準用玉尺定議。乃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法。然玉尺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當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元柳貫答宋濂書

麻衣易

麻衣易朱文公謂前湘陰主簿戴思愈作太平州判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麻衣易四十二章云：麻衣道者授陳搏。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內有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足下盤旋。

畢再遇辭賞

開禧二年北伐，統制畢再遇克泗州東西兩城，招撫山東京東使郭倪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宋史

諸葛廷瑞

金有大喪，遣工部郎中晉江諸葛廷瑞與其副偕。廷瑞奏前者高宗升遐，虜未吊，純用吉禮，非可效比。孝宗時嘗帖下云：備紅鞋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恃強，欲以其國之禮加我，當預討論。使臣可以死守。光宗曰：天下事惟理所在。卿過界，但存紅鞋，致虜闕足矣。越境虜使果以三節人紅鞋為言。廷瑞曰：皇帝新即位，聞北朝大喪，不待報哀，先遣吊祭，禮意良厚。一事一物皆討論乃行。凡弔喪者更衣，豈從人亦更衣耶？方爭時，虜聲色俱厲，廷瑞力折之。及抵汴，至涿，爭如初。廷瑞名為動，自入燕，則三節人悉易黑帶，以入虜，始服中國有人。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寔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其在石經堂中，子止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耳。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

升獻又刊孟軻書。蔡烏令攷之偽相。寔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廣政
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
孫明吉書。毛詩禮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字闕其
書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昭而能
盡用太和本。國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十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
公武異時守三榮。常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
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校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
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孰知
其謬。猶以為官既判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
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暨校之石本。周
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畧例有邢疇注禮記月令從唐李
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
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傳
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
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計。獨經文猶
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文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
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
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

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訊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鐫諸石附於經後。必有能攷而正之者。為於上又刻古文尚書而為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文章在。豈非得於舜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蝌蚪既不復見。為隸古。此寔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慨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攷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真。倣呂氏所鏤本。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遺世。若二典曰魯蒙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勿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楊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攷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漢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朕音審俗距今慶元戊午。凡一千四年。舊號周公禮殿。制甚古。低屋方柱。上狹下廣。與今異制。左柱有高朕脩

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紀漢初平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為興平。今尚云爾者。豈是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耳。殿有版龕護先聖像。邱文播畫山水龕。復有版壁黃荃西湖灘邱画。今亡。獨黃畫存。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圖画。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晉太康中太守張牧之筆。牧子載。即銘劍閣者。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殿聖賢紹興中席公益又摹寫於石經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按續紀事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貌宛然者一百四十九人。僅在髣髴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今仍錄續紀姓名於左。

放翁佚詩

寓蓬萊館。桐華吹殘蕉葉黃。驛牕微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栖立路旁。又云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夜還驛舍樓上聽。初發更斷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壯屐聲。劇闌變遷非曩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剝買官醅樂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閣曾踏連雲棧。海道新窺浴日波。未頌中興吾未死。挿江崖石竟須磨。奉和羅鶴應菴隨錄。予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蹟。大

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六立格高鍊。放翁集不載。故錄之。

辛元龍

高安辛元龍。慶元進士。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与岳家爭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即擬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藉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敢与岳氏爭田乎。田歸于岳。卷畀于火。時論韙之。瑞州府志

菊譜

范石湖著吳門菊譜。得自范村者三十六種。史正志吳門菊種。列二十九種。皆以黃為上。白次之。

晷漏銘

紹定中。寧國郡守王繹作晷漏銘。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寅。九月庚辰朔。寧國重修晷漏成。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師沈傳師命團練判官杜牧。以梅為秤。制作精密。應驗不爽。中更變故。首尾斷缺。惟存六蠹神。烏帽褐服。從以虞吏。名為吹角。猶唐舊物。秤垂之北壁下。別作刻漏。不合于古。至是命長樂材可大新作晷漏。以杜牧秤九重製壺。箭吸水減水。悉如故。智麗譙中鼓角十二。青陽朱明。白藏玄英。旗以時張之。設土圭。春視其面。秋睨其背。以二分為斷。蓋一行遺法。因為銘于壺下。曰。昔在放勳。歷象日星。至唐杜牧。察驗惟精。權與水鈞。

而衡始生。水落等浮。銅乃發聲。二十四籌。晝夜踐更。以此無息制彼。錯行。推輪大中。既壞于成。淳祐之二爰始經營。土圭測影。以覺昏明。我為此銘。永有法程。寧國府志

辛棄疾

歷城辛棄疾。幼安。少與黨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懷英得坎。因留事金。辛得離。遂南歸。紹興末。屢立戰功。歷兵部侍郎。樞密承旨。晚隱鉛山縣南二里。墓分山嶺下。黨懷英仕金翰林學士承旨。善屬文。尤工籀篆。乾道壬辰。辛幼安告朝廷曰。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身事四朝。垂沒。為韓侂胄用。而見廢。

金史

翰林叙品在官下。元時皆然。餘官品在官上。百官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金皇統元年。始御衮冕。熙宗宣金取士。經義。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注。禮記。用孔穎達注。疏。周禮。用鄭玄注。賈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註。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考經。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駟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後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漢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

玄宗注疏荀子用楊倞註楊子用李軌宋咸柳宗元吳秘注皆自國
子監印之授之學校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
詩各一篇分南北兩選北選詞選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
人南選百五十人嗣場北選詞選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一
百五十人經子史內出題皆於題下注其本傳承安五年詔考試
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子之式太宗晟本七月七日生以
同皇考忌日改十七日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
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問山遼諸陵樵採三月壬寅詔
軍興以來良民被掠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世宗曰燕人自古忠

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兵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
有自来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
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中都東城外兩
燕王墓金主亮廣京城園墓在東城內大定九年詔改葬城外俗傳
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墓及啟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
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帝子劉建塋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
之葬也真定蔡珪止甫作兩燕王墓辨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云章
宗明昌二年^年三月癸亥勅有司國號犯漢遼唐宋等名不得封臣下
有司奏以遼為恒宋為汴秦為鎬晉為并漢為益梁為郿齊為彭殷

為譙吳為鄂蜀為夔陳為宛隋為涇虞為澤制可。衛紹王政亂於
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弑國盛記注亡失南遷後不復記
載元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有志論著求大安崇慶事不可
得采摭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竇祥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
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十
本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
藏在史館條件雖多重複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吉
千家奴兵敗統石烈執中作對及日食星變地震氛祲不相背蓋今
校其重出刪其繁襍章宗寔錄詳其前事宣宗寔錄詳其後事又於
金掌奏日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夫援重事附著於篇
亦可以存其梗槩云爾。太原元好問晚以著作自任金史寔錄在
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夔^樂所阻好問曰不可令一
代之踪泯而不傳乃構^亭家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
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錄至百餘萬言今
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纂脩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渾源對^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
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俸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
相謂曰俟恐聖主心困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

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煥熟無鋒鏗易者用之每北
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
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完顏奴申傳

宣宗築汴梁重城及蒙古兵至朝臣議內城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
敵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內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計
守外城

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盱眙守將納合買
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求
死不得乃作如此嘴鼻也

金遺事

金主亮詩云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
立馬吳山第一峯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駐蹕山金章宗嘗遊之

鐫曰駐蹕山上有臺題曰棲雲嘯臺下觀野燎而獵名酋長大人擊
毬俄而自擊之嘆曰美哉其誰見之須臾羣石皆起章宗以酪灌之
石頂皆白至今猶有踪長安客話

太平二年壬戌孟秋鳳見于武安縣南石聖臺翊日遠近來觀無數
至臺下一里許高可踰人次亦四五尺餘禽迴環衛護皆成行列人
稍前則類鵬鶚之屬者皆怒人莫敢進衆禽盈地或飛翔信宿而

去。所司圖上其狀。翰林編修官左容撰本州鳳瑞記。

盧天錫子美。林州人。承安庚申登第。調汝州梁縣簿。在任賓客盈門。及受代。寄居僧寺。客無一至。天錫題壁二首。當年門外客如雲。投刺紛紛恐後聞。今日羈栖寄僧舍。灞陵誰識舊將軍。又野寺重來感慨多。其如冷煖世情何。相看不改舊時態。惟有亭臺翠堵坡。

張秦娥者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後竟流落。劉昂贈以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哀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頃山田平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窓修竹蕭蕭雨。紅日花梢入夢無。娥為之泣下。

彭奩

崇安彭奩。少嘗師樞密劉珙。及珙主試南宮。初得卷。其文乃奩夙撰。以發解者。珙私喜為奩矣。迨拆卷。則為蜀中士。珙大懼。恨頃之隨得奩文於魁卷中。讀之。嘆曰。此老野狐精也。遂登第。既珙詢蜀士。何從得奩文。蜀士謂神寔告之。欲及第。須熟奩文。

敖陶孫

福州舊志。趙汝愚死貶所。敖陶孫哀之以文。又揭詩于舊衢云。左手旋乾右轉坤。云何羣小肆流言。狼胡無地容姬旦。魚腹終天葬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史長存。九京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

代孫侂胄大怒遣捕陶孫變姓名亡去得免福清郭萬程曰今稱教先生者豈非表趙忠定之詩律乎或曰揭之通衢或曰賦于三元樓壁縱筆酒三行而壁已昇去或曰侂胄不之罪或曰大怒刊章追捕編管嶺南至其敗乃登第或曰遂亡命走閩或曰因是遊寓贅居崑山蓋二三其說皆大謬不然矣蓋或為律詩託之以行知是誣也閩記

張宏圖

嘉泰間寧宗以慈懿太后攢陵在湖曲修吉寺時過謁之保護郎福清張宏圖巨濟上言湖上宴遊非怵惕悽愴之意上感悟命鑿御艦沉之轉官旌一秩

真德秀

楊東山曰昔為宗正丞時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造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卷西山見而擲之曰宗正何用看此某竦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其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者然而君子不道皆以此也

長樂陳汝晦日昭嘗讀真西山夜氣箴作曰須見得冬為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向晦入息處

譚昭寶七歲登第

理宗時茶陵譚昭寶珍卿五歲能讀五經知為小詞七歲應童子科中上第其謝啓曰七歲遠離于膝下五經流貫于胸中著卦兼太極之圖蓬矢效由基之射童科雖異文解則同破雲州千古之天荒駕月殿丹梯之雲路啟傳禁中大異之

趙師異

周密齊東野語辨犬吠村莊事乃太學生以私憾謗師異者

夏明誠

金華夏明誠度元丙辰進士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詩為樓辱

實錄

孝宗繼高宗後不封其生父

宋東都以前百六十八年實錄不過十餘卷高孝兩朝僅六十餘年實錄亦至十卷神哲徽欽四朝正史李燾撰

楊巖要義

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夕必誦楊巖陳君舉與隣省問念佛為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卒所課耳東叔因言誦此三十年矣余間請東叔楊巖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

張自明入墓

建昌張自明、嘉定間知宜州、文雅風流、迥出塵表、日治民事、暇則集諸生論道、一日集士民諭曰、吾入閔矣、士民隨之詣九龍山、入一洞、奇香網靄、光景殊別於世、外有石碑、題曰宋刺史丹霞張公之墓、鐫磨夙構、公飄然而入、浮雲半掩、洞口漸合、今其石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肇慶府志

洪福

夏貴家僮洪福、以巧守壽州、貴降元、遣子招福降、福斬之、後貴治兵入城、衆兵隨入、獲福及子大源、大淵屠于城內、

陳自中

永嘉陳自中、丞相冝中弟、娶蘭谿楊氏、因家焉、自中好學、善為文、頃刻數千百言、悉有理數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由郡司理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冝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司馬、提兵分守分水關、食盡援盡、士卒多散亡、元軍師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子萍育於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冝中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通梵教、亦精騎射、賜名輦、真伽刺忠、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盛強、邊人告警、以萍領吐蕃宣尉使、討平之、賜上尊袞衣、獎諭甚至、及武帝朝、以其習西事、特命撫寧

邊陲初入境。甫數十騎。整衆而來。猝與之遇。亟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左右指揮。外示閒暇。敵疑有伏。俱莫敢前。有以白帽揭其竿首者。萍引矢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

張鐘

張鐘南軒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王鐘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化諸獠。得民兵數十。文天祥帥兵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叅政崔斌欲降之。鐘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魏公於地下。斌命速起兵。奔來。鐘奮筆斥罵千百言。斌怒殺之。

賈似道募兵

檄云。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禮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証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在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念元溫羣從。上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表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沖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隣之老幼。豈臣子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兩河豪傑。若合倡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

之河尚永堅于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三朝野史

木棉菴

漳州龍溪縣木棉鋪。宋為木棉菴。鄭虎臣殺賈似道處。宋時路遠驛疎。寄宿無所。有司酌道里中。隨鋪立菴。命僧主之。予以贖田以待過客。於是漳南十有三菴。木棉其一云。

汪立信

汪立信以淳祐七年丁未進士。史誤為六年丙午。淳祐元年大饑。知鎮江府吳淵分置粥場。浦江黃夢炎時客吳淵所。行視粥場。一見立信大奇之。急言于淵。召語。立以為上客。黃文獻公集

張世傑

張弘範即世傑從兄弟也。弘範三遣其甥往招之。竟不能得。此所謂亮之不来。猶瑾之不往也。

文丞相

元勅修宋史。稱陸秀夫為左丞相。文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公陸君實傳後序。謂宋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矣。久之鄧光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上。乃知陸公官止僉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因反覆參訂。以改舊史之誤。程敏政跋文丞相真蹟

文天祥過淮，亂離歌六首，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割腸胃，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事到這裡，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于此，淚下如雨，其後曰：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情，事至于此，為之奈何。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會周全得，母怨。徐奶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動人，流落天數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詩本可納千二哥，家書可達百五賢妹。天祥弟壁，仕元為惠州摠管，次子陞字遜志，贅清江家馬，皇慶間授集賢學士，代祀嶽瀆，卒于贛，子富，延平路摠管，博學能文，治多善政。

陳文龍

陳文龍知化州軍，其本郡也。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至元年月日，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州，拘繫于太學，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得毋為太學士神乎。果卒，葬智果寺旁，次日墓即生竹，俱有刺，人不能登。興化府志。

謝疊山女

謝枋得女，嫁周氏，早寡。聞枋得與其母李氏死節，遂出奩資，作橋于安仁縣北橋成，投水死，名孝烈橋。

龔開

淮陰龔聖字開，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無几席。一子名俊，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時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之，藉是得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卒。吳萊桑海遺錄序

王昭儀 陳烈婦

宋末王昭儀，北行名清惠，請為女道士，号冲華。

宋幼主由閩入廣，師次厓山，陳烈婦屬其子李佳，往事之。臨別與訣，曰：勿以吾故而懷二心，遂趨廣赴水死。聞者哀之。

元制

元世祖号至元，凡三十一年。後順帝又稱至元，凡七年。祖孫同朔。元時衣左衽，今舊家遺像嘗見之。

世祖時，左丞呂師夔乞假五月省母，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

成宗元真元年七月辛卯，札魯忽赤文移用國語，勅改從漢字。漢字

中統二年八月乙巳，禁以俘掠婦女為倡。

萬歲山廣寒殿，設一黑玉酒缸，王有白章，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張鉉金陵志至元二十三年本路抄籍戶口在城錄事司戶南人戶
軍站人匠戶無名色戶北人戶色目戶漢人戶儒戶

江寧縣民戶醫戶淘金戶財賦佃戶儒戶弓手戶樂人戶無名色戶
軍戶站戶哈刺赤戶鋪夫戶上元縣南人戶儒戶醫戶弓手戶財
賦佃戶貴戶哈刺赤戶民戶軍戶急遞鋪夫戶匠戶水馬站戶北人
戶色目戶蒙古人戶畏吾兒戶回回人戶契丹人戶漢人戶丐戶
句容縣有禿哈戶平章養老戶河西人戶運糧戶怯怏口戶
溧陽州有打捕戶餘同前歲貢土物溧陽珠子米二十二石

戶券

太宗甲午正月滅金越十九年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正
月平宋越十五年庚寅南籍始定各給戶券

拔都兒

世祖南征驍勇十一萬戶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縣置
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府總管拔都兒猶言健兒秩視三品

七真人

寧海州大崐崙山七真人丘處機馬鈺譚處端劉處一郝大通孫不
二師王重陽于此

帝師 黑神

元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悞也其制詞稱名班弥怛
援思發其文始全賜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聖至
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大元帝師蓋自有釋氏來
其光顯尊重未有過之也 王元美書佛祖統載後

元祠摩訶葛刺神漢言大黑神也太祖世祖嘗事其神又号大護列
諸大祠西域聖師大弟子膽巴請立其廟南涿州其代宋有神降均
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人往有
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云玄武其知之矣 柳貫護國寺碑

科舉

仁宗皇慶二年甲寅始定科第之制蒙古色目為一榜曰右榜漢人
南人為一榜曰左榜右榜兩場一問經義五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設問用朱氏章句一策左榜三場首明經二疑二問大學論語中庸
孟子內出題並用朱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占一經次場古
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末場一策三年一舉 行省鄉試以八月二
十一六日各照地方額數選合格者三百每色七十五人禮部依前
例會試以次年二月初一三五日取中選者百人每色二十五人以
三月初七日廷試進士不滿百人闈士皆赴試於浙江行省元統間

名額漸增。凡恩典註選。大較內胡外華。優北人而抑中國。閱書

元進士科。惟仁宗皇慶二年。延祐二年。五年。順帝至元二年。十四年。

十六年。六科而已。浙行省。凡統三十路。數千里地。三歲解額。取中

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八人。士無可進之路。多俛首掾史。然

以此致位宰執。後先相望。豈一時氣運然耶。金華府志

顧清松江府志。松江舊隸浙江。自延祐設科。至是通得十四人。進士

三。鄉貢十一。而蒙古色目居其一。元之用才。於是可見。進士下註漢名

完澤浦化。沙德潤鄉貢拜普化。沙彥博再舉甲申科伯顏普化。沙景遠帖木蹠

爾。沙學海徹里帖木兒。馬定國中丞馬祖常之子博野帖木兒。沙彥約

河源 元史

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

葱嶺。趨于闐。匯益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

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總其寔。皆非本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

所及。皆置驛傳。至元十七年。命都寔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

都寔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六十里。寧河驛。西南六十里。山曰殺馬

關。林麓穹隘。足舉浸高。行一日。至嶺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

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寔之弟闊。

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

梵字圖書而以華字譯之與思昂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攷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其下

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思昂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郡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廣江宣撫使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羣郡流奔轅近五七里匯二

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

水亦清可涉思昂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北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亦出自南山西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

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

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六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

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昂曰自渾水東北流二

懷里火禿河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道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六耳麻不刺其山最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

即開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濶提。二地工相屬。

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衢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

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濶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八思西今

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

馬。狼狽獠羊之類。其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驛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

自白狗嶺北。水西北流。又二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二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河以泊站折而西。

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山。出河合。乞里馬山。出河自威茂

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江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

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

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隸吐蕃。處宣尉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

石州。即貢積石五日之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

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山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

里。過扎寨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

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

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

石州。來羌城。廓州。攝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麗河合。

野麗河。自西傾山之北。水東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

流。五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州。站與湟水合。湟水自祁連山下

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自刪丹州之南。刪丹山下。東

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

河合。洮河。自羊撒嶺北。東北流。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明沙河

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明沙河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
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
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地各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
東流過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正折
而正南流過大同雲路丙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南
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又興州
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
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
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里過延安府折而
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
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
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
中府過潼關與大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抵河
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十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
北流過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
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紀九千餘里

楊奐論祠堂

楊奐與姚公茂書云奐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
處又五年因秋比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
南杜相公讀書堂奐一見知其為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
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為藏書龕既閱稽古編
文信乎其為杜祁公之家廟也汴梁太廟已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
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石壁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
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凡南牖世祖二
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以下至宣宗各二

間係八室計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太祝談舊事如在目前是日座客甚衆談竟真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在秋冬而不及春夏矣客問何^何以知之真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真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享而不及禘禘客問何以知之真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於堦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呀此定論也患不素攷耳

桃核杯

道士余筠谷為予道丘長春真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館丘方晝寢盤桓久之方寤上曰真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有徵乎曰有乃袖出桃核大如椀上神之玩不釋手命左右持去真人請剖而為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億庫永為我家鎮國之寶

談遷曰宋景濂集載元內庫有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俱金塗之所云庚子實宋徽宣和二年頗疑祐陵所書宋濂奉制作賦未辨此核非漢武時物亦非宋祐陵所書離方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

信或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今按前鐵史所記必丘真人袖中物後人神之飾以王母賜漢斷無疑也又荔支木可偽刻桃核

樂官

金時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製自東都不守太常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從汴蔡汴蔡陷沒東平嚴實得其故樂部人元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官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按其鐘鼓鏗鏘不復究其義矣

劉因

劉夢吉因書事詩云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黃晉卿

黃文獻潛。在妊二十四月始生甫晬盤即自免乳見危素墓志

揭傒斯

揭曼碩論修史曰用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

楊廉夫

楊鐵厓集古樂府咏濮州娘諱紅中賦曰朱鬢氏

謚杜甫

太監紐憐疏以蜀文翁之石室杜工部之草堂皆列祀典故為甫請謚乃謚之以文貞見張伯雨跋太監詩

夏顏

修文舍人夏顏字希賢震澤人博學多聞至正初客死鎮江殯北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身今為修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隣豎攘竊鳥雀啣毀十不存一囑其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通玄志等書刊行顏復致謝後舉以自代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聲為主聲之徐者為本疾者為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金所謂闕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在太常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詞乎詞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詞十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教無詞後世又相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等稍

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詞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狃
悟者多。然孝惠二帝。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
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詞。號為樂府。
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詞。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
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
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
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
技漸缺。其能合於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
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
其詞之淪闕。未必止存一曲。豈其事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
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詞。而徒欲以其詞勝。齊梁之際。
一切見之新詞。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滿
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斑等曲。古者以
為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反形容二禽之美。果論真聲。則已不及乎。
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可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
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詞者也。樂以其聲者也。今
則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為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
樂府從此而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於楚漢。或有聲無詞。其

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詞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詞。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噫。今之言樂府者。得毋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柁越人歌之。曰。濫子杼草濫。予昌粒。澤予昌州。椹州馮乎秦胥。縵予兮昭澶。秦踰慘悞。隨河湖。鄂君子皙曰。我不知越語。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矣。兮。寡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散則越。其詞則楚。夫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十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

葛應雷

平江葛應雷善鑿。著鑿學會同二千卷。謂鑿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輦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泄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飢饉相乘。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鑿者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變也。

李珪

滑縣李珪嘗收旅殞撫遺孤。叅議脫七聞而義之。薦為通事。及脫七竄死南海。不遠千里收殞。廉訪使以聞。旌表之。

歐陽祐祠

郟武縣西乾山一名大乾有隋泉州守歐陽祐墓。有祠。元草廬。吳澄題其壁曰。隋大業十四年戊寅。泉守歐陽公官滿歸至此。夫婦俱溺死。時楚林士弘。長樂竇建德。魏李密。定陽劉武周。梁梁師都。秦薛舉。涼李軌。梁蕭銑。各已僭號割據。而唐李淵以代王侑帝于長安。是年二月。江都有變。宇文化及立秦王浩。五月李淵奪王侑而自帝。王世充以越王侗帝于東都。公洛人也。將安歸乎。生蓋不如死矣。噫。公之心。其誰知之。後六百七十七年春二月朔。臨川吳澄過廟。銘題壁。

高麗王祖墓

長樂縣利充山。有高麗王祖墓。王名宜星。其父元末。任宜州判官。生時。星墜庭中。因以為名。父卒。高麗王入貢。見而器之。遂從歸。王後無子。因以為嗣。乃襲王位矣。按高麗王父在元末。則入貢當在明初。明初入貢之王。皆易名。與國中本名異。亦不知宜星是何王也。又攷高麗貢道自遼東。不應出閩。抑從日本來耶。

劉秉忠識墓

太保劉秉忠。祖康懿公。及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西南先賢村。至明嘉靖間。被盜發。內有石載盜李淮名。事聞于府。捕之。劉氏伯仲精于數學。故能前知云。

山水紀蹕

至正十一年六月雲州大風雨山水猝至時帝駐蹕其地車馬人畜漂溺一空脫抱皇太子登山以免宣府鎮志

必蘭識納里

元初必蘭識納里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口授如流略不停思亘古所未有

倪迂

倪雲林作十萬圖款署至正癸丑元亡于丙辰逾癸丑三年耳雲林為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見侯朝宗記中

玉山名勝集

崑山頌氏園在界溪蜀郡虞集伯生書玉山艸堂瑛春題瘦影在牕梅得月涼陰滿席竹籠煙遂昌鄭元祐記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立延陵吳元恭作玉山草堂詩序詩匡廬于立彥成吳龍門山釋良琦元璞吳興鄭韶九成河南陸仁良貴崐山郭異義仲天台陳基敬初清河張天英楠渠臯亭王濛叔明勾吳李瓚子粲會稽楊維禎廉夫華亭馮濬淵如吳興華翥伯翔山陰王濡之德輔吳興沈明遠自誠汝陽袁華子英淮陽秦約文仲遂昌鄭元祐明德善住良索素吳郡宗東庚東葵雲間陸居仁蜀郡袁凱華亭朱熙瑤雪山人元本九山

衛仁近邢臺張王沙丘泉澄丹丘金翹四明黃玠伯成砂岡全思誠
勾吳周砥履道。詞則東郭錢抱來作瑣窓寒調。

玉山佳處馬九霄篆顏瑛春題。翠題新得月。玉氣煖為雲。楊廉夫陳基各有記

釣月軒京兆杜本伯原隸顏瑛春題。月華中夜滿。雲影一絲懸。

芝雲堂吳興趙孟頫篆瑛春題。雲蒸瑞氣芝三秀。風動天香桂一秋。

金粟影白野達兼善隸瑛春題。波沉月影秋痕冷。露浥天香夜氣浮。

書畫舫濮陽吳孟思篆瑛題。書帖畫圖浮彩鷁。筆床茶竈狎輕鷗。揚

春暉樓沈明遠隸顏瑛題。花下稱觴介眉壽。簾前舞影借春暉。陳基

秋華亭樵李鮮于伯樸書。瑛題涼月掛簷成夜色。秋華滿樹作天香。

澹香亭趙子昂篆顏瑛春題。暖香春澹。夜色月溶。

雪巢達兼善隸顏瑛題。花雨空青迷鶴夢。月牕虛白失鷗羣。維楨有記

君子亭趙子昂篆顏瑛春題。春草池周雪坡篆顏瑛春題。

絳雪亭海棠來龍軒三山盧昭伯庸有記

綠波亭沈明遠隸顏瑛春題。遠夢生芳艸。方池看綠波。

聽雪齋杜本隸顏瑛春題。夜色飛花合。春聲度竹深。陳基有記

白雲海杜本隸顏瑛春題。范陽盧熊公武篆。鄭元祐有記

拜石壇達兼善篆顏瑛春題。寒所兼善隸瑛春題。

石壇記畧曰。至元戊寅四月下漸訪尼僧巖叟於東城之菴。故宋

周太尉宅也。斷垣之外，燕麥中有假山在焉。遂披榛約棘，褰衣而登。其上羅立諸峰，已為好事者挽載而去。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上有老坡題識，易之以粟，歸而立諸庭中。明年奎章閣鑒書博士丹邱柯敬仲奇之，再拜題名而去。於是砌為壇，字曰拜石。後三月，御史白野達蕙善來觀，篆拜石二字于壇。又隸寒所字。至正乙未，周履道秀才自梁鴻山携贈老坡手帖，讀之，乃答忠玉提刑快哉亭飲云。上有賈秋壑印，其詞與記不甚省。攷諸襟錄，忠玉乃王規夫姪孫。先坡在維揚，後坡渡江，答其詩及君未渡江過我，勤忠燭之句。右仲瑛亭館題咏集，朱性甫家藏錄本。弘治元年中，秋日，吳郡楊循吉跋。